

阿爸的呼唤

□安怡

“北纬29度26分”，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相遇，我为一个呼唤而来，借一刻成就隽永的回忆。

春色垂垂，橘黄的光从窗棂间渗出，在石板路上洒开一片片暖晕，与天边残存的霞光相映。远处的天子山峦已化作一抹青黛，白茶煮的炊烟在暮色中划出几道歪斜的灰线，又被晚风轻轻吹散。九十九尖山岭吞噬了最后一抹残金，灯笼的光晕却愈发清晰，稳稳浮在渐浓的夜色里，如沉船前坚守的灯，照亮着桑植县走马坪白族乡何家界的一个浩大工程。

“阿巴岩”之名，“岩”源于石，“阿巴”则蕴藏更深力量——一份独属于投资人的生命叙事。阿巴岩便依于武陵源天子山怀抱，坐落在湖南首个“长寿之乡”走马坪白族乡。七百年前，一支白族先民自大理跋涉至此，扎根生息。如今，将梦想扎根于此的投资人，正是一位承袭了先祖勤勉精神的白族女儿。

桑植沃野滋养着苗、白、土家等民族，交融共生。而白族人，千百年间始终守护着文明的灯塔——以“整体为纲”的民族精神：“先国后族，先族后家，先家后己”。投资人的父亲，一位靠勤劳双手耕耘大地的普通农人，骨血里却奔涌着白族的大河气象。他告诫子女：“有天才有地，有国才有家，白族人爱国爱家，懂得感恩回报。”投资人从父亲掌中接过这份浪漫的族群情怀，将白族的勃勃淬炼成刃，从纤弱幼苗长成凌云之木。而当树冠触摸天际之时，她毅然辞别城市星火，重返桑植——只为以年轮铭记故土，盛放那份古老灼热的情愫。阿巴岩的诞生，是她对民族文化根脉的虔诚守望，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接力：父亲点燃的火种，在她掌心化作不灭星辰。

“阿巴”，是白族血脉里对父亲的深情呼唤，筑造阿巴岩，是她命定的烽火台与橄榄枝。众人眼中干练果决的白族女儿，那熔铸骨血的坚毅与力量——皆是阿爸馈赠的生命馈赠。她的阿爸如山巒磐石，以沉默的坚硬抵御世间风刀霜剑。那些不曾言说的痛楚，都化作护佑女儿的巍峨城垣，让“父亲”二字成为大地最厚重的注脚。纵使足迹漫过千重岭，云深处永远伫立着守望的归碑。那声声呼唤自岩层深处苏醒，在九十九尖山的风中翻涌成潮。当无常时光刻下万千褶皱，唯有那声呼唤穿透岁月岩层——她由此确认自己的姓名，阿巴岩的轮廓，终在回响中显露出星辰的轨迹。

粗砺顽石错落成巍峨城垣——是阿巴岩的铮铮铁骨；廿一栋青黛民宿，飞檐流转白族精魂——是她的温润肌理；而那银冠穹顶，如待嫁女儿云鬓华胜，随山风轻颤——是山岩怦然搏动的胸腔。当阿巴岩化身父亲的图腾，银冠便是女儿的隐喻：永远端坐于父亲世界的轴心，熠熠生辉。这磐石堡垒，是大地写给父亲的青铜诗篇，是他赠予白族女儿的山河瓔珞，亦是献给走马坪的月光瓔珞。石缝间奔涌的，是女儿用半生雕琢的父亲影像；银冠上折射的，是她沉淀在血脉深处如茶花晨露、苍山覆雪般的凝视——熔铸着未尽的怀念、无言的叩谢与永世的热望。

筑梦之路布满荆棘，霜雪屡次压弯行囊，她却从未松开掌心星光——阿爸的教诲是岩缝青苔的根脉。她带着对泥土的虔诚，以双手为犁，智慧为炬，在嶙峋山脊上耕耘出自己的城邦，筑起万千灵魂的故乡。鸟群俯吻大地时，绿潮奔涌入瞳，陈年青苔曝出惊雷般的生机与歌谣，乱石缄默于湿润的山梁，镌刻着不朽的古老。那个宽阔的背影掠过田坎，紧握锄镰，写下一首首带着土腥气的散文诗。阿爸将一生浸泡在农田晨昏，把脊梁压成稻穗的弧度，以白族祖训为经纬，织就家的图腾。那些深嵌血脉的信念——文化的薪传，故乡的重塑——化作穿越山风的召唤，叩响每个游子的心门：回家吧，回到你长大成人的故乡。

桑植民歌手

□邱琳芸

孩提时，我的记忆里有一位名叫谷彩花的桑植民歌手，在桑植县官地坪镇大名鼎鼎。

我以谷彩花为荣。我曾经跟随父亲，前往谷彩花家中拜访。步入镇郊一处简朴的庭院里，正遇上她在家练习发声，抑扬顿挫跌宕起伏，让我为之震撼。父亲和谷彩花的交谈过程中，我端坐在木椅上倾听。

谷彩花是白族人，今年78岁，依然传唱桑植民歌。谷彩花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但作为湖南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她的母亲甄金枝，过去是家乡小有名气的“金嗓子”，让她的血液里先天就流淌着桑植民歌的基因。

因为受到家庭的熏陶启迪，谷彩花从小就跟随父母和外公等人学唱桑植民歌，有时还会得到家乡的其他桑植民歌手指导，这副天生的好嗓子，更是在习唱中练就了一曲曲桑植民歌的本领。谷彩花上过初中，基础学历让她学习桑植民歌时有了识谱能力。离开学校后，谷彩花便回到家里务农。但是，她传唱桑植民歌的热情，唱好桑植民歌的初心却一直没有改变。有时候，谷彩花会独自琢磨唱腔曲调，也会跟几个邻里姐妹相互探讨唱法技巧，随着她深研细学桑植民歌精髓，唱腔唱法日渐纯熟，在十里八乡颇有名气，乡亲们但凡遇有什么喜事，都会请她登台唱上几首桑植民歌。台上一站，掌声不断，谷彩花就通过传唱一曲曲桑植民歌，让各个民族的乡里乡亲聚拢过来。

谷彩花以日积月累的桑植民歌丰富唱腔为根底，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特色鲜明又保留原汁原味的桑植民歌唱腔唱法，她演唱的高腔民歌，演唱时在口腔并未打开的情况下上颚打开自然，真假声过渡声通透了然无痕，其浓厚的高腔桑植民歌演唱特色，被众多慕名来桑植采风的专家和媒体的持续关注 and 宣传报道。随后，谷彩花受邀参加了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民歌中国》栏目桑植民歌专辑演出，参加了文化部和国家民委联合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非遗展演。

谷彩花的家与我家相距不过一里地，属于土家和白族等多民族聚居地域。为了邻里更和睦的相处相帮与桑植民歌更好的传承，她毅然决然把桑植民歌的教育推广放在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位置，坚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桑植民歌“唱下去、走出去”。除了教导她自家的子女，还有诸多邻里的各个民族亲人们在她的言传身教下，也都会唱几首拿手的桑植民歌。

为了扩大桑植民歌的传播力、影响力和融合力，谷彩花经常参加县里举办的“桑植民歌王”比赛，常常夺得“桑植民歌王”的桂冠殊荣，成为令人景仰的桑植民歌传承人。谷彩花还多次受邀到多个乡镇的中小学校作桑植民歌校园或班级辅导授课，极大程度上传承了桑植民歌知识，调动了学校师生们学唱桑植民歌、爱唱桑植民歌的积极性。如今，在桑植县众多中小学校的校园里都已经开设了桑植民歌的教程。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的传唱带动，她一个人就带出了成百上千的桑植民歌演唱者。

“民歌唱出好景象，民族团结一家亲。”谷彩花作为优秀传承人，创造性的继承桑植这片土地上的先贤口耳相传的优秀民歌文化，将其不断发扬光大，徒弟遍及县内外，使桑植民歌在民族团结融合的氛围里从传承中得到发展，从发展中得到传承，这份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铭记。

我为我的家乡有这样一位桑植民歌王感到自豪，因为我也在传唱桑植民歌。

文学的光

□胡英

无尽的黑暗中苦苦挣扎。

在这至暗时刻，那束被我遗忘已久的光，若隐若现地出现在眼前——那是文学。儿时对文学的热爱，如同一颗深埋心底的种子，在这绝望的境地中，它竟开始破土发芽。我翻出曾经喜爱的书籍，在父亲的病床前轻声阅读。每一个字符，都像是黑暗中的一丝微光，慰藉着我破碎的心灵，也让我重新燃起追逐儿时文学梦的渴望。

彼时，微信的兴起分别二十多年的高中同学重聚。群里热闹的寒暄中，唐同学的提议如同一颗石子，激起我内心的涟漪：“你写书吧。”这个建议，瞬间击中了我深埋已久的心愿。然而现实的重担让梦想显得如此遥不可及，父亲的病情、生活的压力，都像沉重的枷锁。但从那一刻起，写作的念头在心底扎下了更深的根。

在写作的道路上起步时，我就像一个迷失在黑暗山谷中的孩子，满心都是迷茫，脚步也异常踉跄。我不知道该如何前行，只能在网络空间里，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作为起点。2017年4月的一天，偶然添加的一个微信号，成为命运的转折点，仿佛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失望的潮水将我彻底淹没，那刚刚燃起的文学火苗，瞬间黯淡了许多。

2013年，命运的重击毫无征兆地降临。父亲突发脑出血，紧急开颅手术、气管切开，最终成了植物人。这一连串的变故，如同一记记重锤，将我狠狠砸入黑暗的深渊。那些日子，世界仿佛失去了所有色彩，我在

识了作协的诸多前辈。从采风群到市作协群，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家园。我效仿老师们的投稿经验，向《张家界日报》投送文章。当看到自己的文字化作铅字出现在报刊版面，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此后，每一次文章的刊发，都让创作的热情愈发炽热。

文学路上，最幸运的是遇见了一群温暖的引路人。编辑老师们的指导细致入微，他们逐字逐句批注标点的规范使用，严谨校正语法结构，甚至为一个历史细节查阅大量资料。记得有一次，我误将澧水排帮水运路线写混，编辑老师不仅耐心指出错误，还发来详尽的文化考据资料。这些看似琐碎的修改，如同雕刻家手中的刻刀，将我的文字细细打磨。文友们也如同一盏盏明灯，我们围坐畅谈创作灵感，分享写作心得，思维碰撞出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如今，我不仅实现了将文字变成铅字的梦想，还成为市作家协会的一员。参加文学活动时，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听他们讲述创作背后的故事，这种精神上的共鸣，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替代的。追梦路上，生活的压力与梦想的炽热时常交锋，但每当想起文学给予的温暖，想起编辑老师逐字批注的稿件，想起文友们鼓励的话语，就觉得前路虽远，却充满希望。

因为我知道，我热爱文学，只要心中有光，有梦想指引方向，无论前方是荆棘还是坦途，都能坚定地走下去。

追月

□辛雅婷

护着我的天真与单纯，温柔地告诉我：“月亮也在和我们一起回家呢！”听了爸爸的话，我大大的脑袋里越发蹦出了许多奇妙的想法。“回家？”“月亮的家在哪儿呢？”“月亮的家和咱们顺路吗？”……我问了一连串幼稚的问题，爸爸笑了笑没有回答，却提出了一个游戏，让我们和月亮赛跑，比比谁能先回到家。

我被爸爸的挑战激起了斗志，小手不断地拍着爸爸的头，急忙地说着：“快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我一定要最先到家。”爸爸小心地将我抱了下来，我双脚一落地，拉着微风，踩着风火轮似的跑了起来。我抬起头看了看月亮，生怕它超过我；它看上去也不服输，跌跌撞撞地拼命往前赶。我又偷偷回头看了看爸爸，他离我还有好一段距离，我不禁扬扬得意地自言自语，“爸爸一定是最后一名。”

幸好今天桥上并没有行人，这样我跑起来也就没有阻碍了。铁皮做的桥面好像被我吵醒了，发出了哒哒又好似轰隆隆的叫声，我也分不清楚那到底是我的脚步声，还是铁桥的抱怨声。

没多久，我就跑到了桥的终点，却不见月亮的踪影了，不知道它是到家了还是又躲进云里去了，最终我也不知道谁赢了。只记得跑到最后一名的爸爸慢慢地追上了我，还表扬我跑得非常快。接着我就开开心心地牵着爸爸的手回到了小破楼里。楼梯间还是黑得不见五指，但在这石头做成的、密密的缝隙里又透过了几丝星点般的月光，我知道这是月亮赠予我的

小河

□罗早

外婆家门前，有一条不算宽阔的河流。平日里，只要不涨水、不放假，河水总是浅浅的，人们甚至可以轻松蹚过。对岸是一片葱郁的树林，林间是被脚步踏出的小路，地上铺满了落叶与泥土，偶尔还有几尺高的芦苇从路边横窜出来。因此，当地人经过时，总习惯带一把镰刀，随手劈开挡路的枝叶。

我有个大我三岁的堂哥，是那段日子最好的玩伴。整个田野都是他的游乐场，也是我的自然课堂。他教我打水漂，教我看石头缝里有没有藏螃蟹，教我用芦苇秆做竹蜻蜓……那时候，河里的鱼还不少，外公常带我们撒网捕鱼。傍晚时分，他穿着草鞋、挎着鱼篓，从河边踩着最后一抹霞光走来，那一身的河水气和鱼腥味，是我记忆里最丰盛的“国宴”预告。

但我其实并不喜欢捕鱼。一来累人：刚在树荫下找到块石头坐下，外公就又吆喝着换地方；二来难受：一脚水一脚泥，小石子、野草屑沾满双腿，回家冲好久都觉得浑身发痒。以至于后来每次听到“走啊，逮鱼去！”我都会起一身鸡皮疙瘩——却还是不争气地跟上去，一边走一边盼着河水涨起来，好早点回头。

游泳也是在这条河学会的。从套着游泳圈扑腾，到能自个儿游一段，再到后来可以踩到底……我几乎摸透了整条河，只除了一处——那个据说很深的水潭。它藏在一棵老榕树的阴影里，除了傍晚能沾到一点阳光，整天都阴森森的。外婆说那里淹死过人，哥哥则神秘地告诉我“潭里有水蛇”。于是那片水域成了我始终不敢试探的禁区。十几年过去了，我没再听说那儿出过什么事，甚至后来问起，哥哥也一脸茫然：“啊？我们这还有水蛇？”我笑了笑，没再继续追问。

去年再回外婆家，小河还是记忆中的样子。我知道水里依旧有小鱼小蟹，也还会有孩子猫着腰翻石头、打

……

突然，一阵熟悉的手机铃声响起，又把我拉回了现实世界。一看，正是爸爸打来的电话，他问我走到哪里了，还有多久到家。恍然间，我好像又看到了记忆里的月亮，我和爸爸正朝着它的方向奔去。可现在才明白——原来，我追的月亮不是月亮，而是我努力拼搏的未来；爸爸追的月亮不是月亮，而是逐渐长大的我……

小的时候总觉得能追上月亮的脚步，哪怕遭到铁桥的“喃喃”抱怨，也要尽力争取比赛第一名。如今，我大学毕业很久了，工作却迟迟没有稳定下来，父母也不免为我担心焦虑。但是，我知道，我还是会和小时候一样，尽力地跟随月亮的脚步，勇敢、坚定地走下去……

在千丝万缕的思绪中，我也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家门口。踌躇了好一会，才鼓足勇气准备迎接爸爸的唠叨风暴。爸爸却淡淡地看了我一眼，说：“没吃饭吧？桌子上有妈妈给你包的菜，赶快吃了，洗澡睡觉。”爸爸并没有说什么其他的话。他依然是那个默默走在身后，看着我追月亮的最后一名……

